

# 夜光杯

## 咸酸饭上话“咸酸”

褚半农

涩,主要是为节约粮食。一辈子在农村生活的我,自小吃咸酸饭,长大后也不知烧过多少次咸酸饭,更不知多少次看到过别人家的咸酸饭,当然知道最原生的烧法。

它的基本用料是大米(大,读沪语音杜,与普通话讲的包括糙米在内的米含义不一样)和绿叶菜。一般来说,咸酸饭在冬季烧的次数会多一些。此时,“双丰1号”“82-04”等品种的稻谷收获并轧成新大米,这种米特别糯而香。好到什么程度?当年流行一句话:不用菜也可吃完一碗(顿)新米饭。只是已二十多年没有吃到了。可能有人会说,现在市场上不是有很多高端米吗?容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吃过的,比不上,完全是两个品种。

烧咸酸饭放青菜、卷心菜、莴笋叶都可以,甚至有放荠菜的,民国初浦东陈行人胡祖德《沪谚外编》收的山歌中就唱道:“十月家家做寒衣,园地上菜蔬样样稀。惟有荠菜新上市,咸酸饭里算稀奇。”又以莴笋叶为常用,它有股苦味,以往往吃莴笋而不大吃叶子,就是现在吃,也会把中间粗叶脉捋掉后用盐渍。但莴笋叶另有股香味,似乎很适合烧咸酸饭。

至于放咸肉、香肠等,恕我直言,没有(不排除别人家有)。当年买

猪肉要用肉票,且每月数量有限,舍不得将如此珍贵的东东放到里面,香肠则从未见过。农村人自有其他办法,如为了增加香味而放

黄豆。烧的程序是,镬子里倒油,加热后撒一把黄豆翻炒盛起,再倒油炒菜,然后将淘洗好的大米和黄豆倒入,加盐(或酱油)和水,煮熟就好。

咸酸饭好吃,还依赖于农村柴灶。这种灶头的灶肚很大,柴火可将整个镬子包裹而上下左右受热均匀。如果用花箕柴(棉花杆)这类硬柴烧,熄火后余热久久不散,咸酸饭在镬子里“滚”它一二十分钟,镬底四周的饭慢慢变成暗黄色的锅巴,有股焦香,咸香的味道,特别好吃。我家现在有时会在煤气灶上烧咸酸饭,有条件添加咸肉了,只是烧不出原来的那种味道,硬件不同,聊胜于无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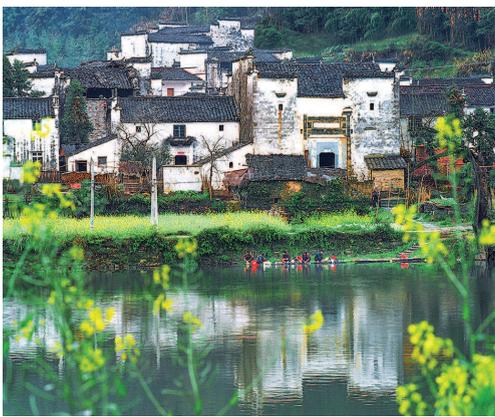
将菜饭取名为咸酸饭,实在是恰当而名副其实的。年轻人看到“咸酸”二字,并不了解方言中另有的含义,其实,它在方言中是个常用词。拙作《莘庄方言》(2013年版)除有“咸酸饭”外,还特设“咸酸”词条,释义是“菜肴烧得较咸而有味”,例句是“菜要烧得咸酸眼好吃”(菜要烧得带咸一点才有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口味重一点,之所以称咸酸饭,就是这个意思,它同白饭相比,不是“咸而有味”点了吗?农村中除了烧咸酸饭,还有烧咸酸粥,方法一样,将绿叶菜掺入,是水加得多一点烧成的菜粥。咸酸粥,也就是“烧得较咸而有味”的稀饭。

最近因为封控,因材下锅,很多人都在烧菜饭,咸酸饭也成了一个高频出现的词。

以前就经常会看到咸酸饭或与咸酸饭有关的文章,有时还展开讨论,参与者好像年轻人居多。如有的对咸酸饭的名称不大理解,认为咸酸饭只是咸,却没有酸等。这引起我的好奇,心想这是个问题吗?待拜读有关文章并在网上搜索后,才感到还真是个问题。

原来,网上对咸酸饭的讨论,内容涉及各方面,连咸酸饭的写法也变得不同,甚至有写成“寒酸饭”的。对用什么食材,回答五花八门,简单的放莴笋叶、青菜,豪华的是放咸肉、腊香肠,另加鸡精等。而百度百科上“咸酸饭”的词条,释义竟然这样的:“咸酸饭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传统名点,属于上海菜,咸酸饭是上海浦东川沙、南汇本地人对咸肉菜饭的别称”,这真是“冬瓜缠拉(在)茄苗上”了。至于为什么叫咸酸饭,就语焉不详,或者答非所问了。

咸酸饭既不是什么名点,也不是菜,它就是菜饭,更是个道地(沪语不说“地道”,有歇后语“三年不种[棉]花——道[稻]地”等为证)的方言词,或者说,它是个沪(吴)语词,因为吴地也都烧咸酸饭,都这样叫,这是个农耕社会特色鲜明的方言词。几十年前,咸酸饭是农村各家最平常不过的饭食。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烧咸酸饭吃虽有调节口味之意,其实还伴随有生活的些许苦



思溪春雨

方忠麟 摄

久,事情就起了变化,老厂长当机立断,把合适的人选推上岗位。一场风波就由此有惊无险地画上了句号。这个无私无畏的倔老头什么也不怕,而事实证明,他的看人和用人是完全对的。

如今上译人仍在苦苦

思索,苦苦努力,期望翻译事业再现欣欣向荣的局面。我们做学生的,愿在影迷朋友们的热切牵挂和支持下,永远追随恩师陈叙一先生,在翻译片这个阵地上战斗不息。抚今追昔,陈老头,你知道我们在想你吗?

## 七夕会

人。其实这种护头护脸颊的样式,我为了头部防寒,早有经验。

在大英博物馆购物,一个女店员见我扎的头巾就像她戴的盖头,微笑着在我摊开的零碎钱里细心挑出分币抵付书钱,让我省了浙游家落的麻烦。此时,头巾成了友善的表示。

有一顶在赫尔辛基机场买的紫草编帽,两年后我戴着它再到欧洲,在奥地利美泉宫碰到一群初中生,其中一个男生对我笑嘻嘻的并指着我戴的紫草帽说了一番,通过翻译得知,他家乡就出产我头上戴的草帽,听得我真像“帽插官花好新鲜”啊。

疫情,去不了外地,到不了国外,那就在家自美。不用防寒防晒,只为美丽心情,戴上多彩的巾巾帽子,跟着手机小视频健康地“云旅游”。

1992年4月25日,这是上译人永远不会忘却的日子。三十年前的这一天,一个带领一帮配音演员创造四十余年译制片辉煌的传奇老人——这位永远躲在“幕后的幕后”的掌门人陈叙一先生与世长辞。

曾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又在佐临大师的

苦苦剧团摸爬滚打历练过的恩师陈老头,在他生前的最后那些日子,因喉部有疾,不得已把声带割除,自嘲“从此无声”,但他依然来厂里初对间,着了迷地用手写帮着翻译做剧本,此情此景,是老人留下的感人一幕。更难忘老人家弥留之际,眼已无力睁开,听觉也几近丧失,但左手手指依然在下意识地动弹,那正是他在初对间里给译出的台词数口型……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

三十年过去了,即便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眼前也都会时不时地浮现陈老头兢兢业业投入工作的身影。这条清清白白、光明磊落的汉子,既不在乎名,也不在乎利,唯一在乎的就是从做本行这种创造性的劳动中获得最大快乐和幸福。今天且不说他业务上的非凡造诣,而着重讲一讲他的人品。

说来好笑,那个非常时期,从上影借调来的演员,对我们厂真是又爱又恨。爱是可脱离牛羊棚,还可看外国影片,搞配音业务;恨的是,如同军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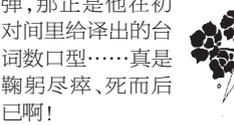
一般,八点一到,必须带着戏、带着嗓子进棚,红灯一亮就进入实录,而有些老兄是自由散漫惯了,哪里受过这样的罪?不过他们很快就和我们一样习惯了,反觉得活得意气风

## 你知道我们在想你吗

童自荣

发。这背后,首先就是因为有我们的陈老头以身体作则做榜样。他如同铁人一般,每天起码提前半小时骑着“老坦克”进厂,随后就开始各部门的巡查,事必躬亲。一天、两天不难,365天天天如此,你能做到吗?

比起纪律的严格,更严格的则是对工作质量的要求。印象最深的就是“用功”二字。那接待大厅里“天天要下功夫”几个熠熠生辉的大字,时时刻刻在提醒、敦促着我们。我在译制厂三十年,从未得到过他的表扬,其他人也差不多。一句“就这样吧”,勉强算是变相的表扬,因为他的理解、感悟、判断力可谓超人,我们的配音根本达不到满分。我算是“空前”用功的,属笨鸟先飞型,连跑龙套也用功,五年龙套,我就用功了五年,这并不夸张。他都看在眼里,恰是欣赏的,所以火候一到,马上就让我尝试配主要角色,连续不断地把机会给我。而陈老头自己又是带头下功夫。我们都亲见他没日没夜做本子。那些经典影片,如《王子复仇记》



《简·爱》《音乐之声》等等中的精彩对白,都可说是老厂长用他的天赋和他的生命换来的。说到这里,立马联想到发生在他身上的那出名的段子,这个细节若非他女儿当玩笑讲,我们还难以想象——陈老头儿因为挖掘一个绝词而心不在焉,穿着一双袜子就伸到脚盆里去洗脚,而且不止一次。一个小小的肢体动作,反映的是怎样一份伟大的襟怀啊!

## 虎头与豹尾

夏伯年

小时候写文章,老师说了写作三要素:虎头、猪肚、豹尾,关键是构思确定框架结构,让虎头引人入胜,往猪肚充实内容,像豹尾一样有力。

框架是计划,虎头是开端,写文章如此,人生也一样。在每个阶段,都是有计划有目标有开端。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春与晨其实就是“虎头”。有人说:退休人员可以“坐以待币”,也可以“守株待兔”,没什么追求了,我认为也可以有小小的目标,比如发展兴趣爱好,丰富精神生活。

虽然,我们退休人员已经不是“虎头”,到了“豹尾”的阶段,但在每年每一天,我们都应该有漂亮的“虎头”,充实的“猪肚”,有力的“豹尾”……

我年轻时体质好,练过400米800米的中长跑。可是入职以后竟患了偏头痛。发作时左侧脑袋像捻凿在搅,严重时引得颞颌关节炎不能张嘴说话。沪上有名的医院都看过了,CT、核磁共振也检查了,最后的结论是血管性头痛加神经性头痛。药物对我作用不大,改去中医院调理,药罐子烧爆了两个头痛还在。常给我看病的史医生见我难受的样子,就说她以前遇到的一个患者依靠戴帽子扎头巾改善了头痛,建议我也用这个最土的办法试试。结果靠这个,近二十年头痛减轻了很多。哪怕夏天,也要扎上一条凉薄的丝巾,不然就觉得头上少了什么。长此以往,我的头衣标配成了别人眼里的一道风景,而帽子头巾也留下了许多记忆。

比如,凤阳路一家

专售帽子的花式不错,为了祛病保暖而戴的第一顶女帽就是这店里买的,细腻的咖啡银灰浅姜黄小格子图案很大方。可惜后来市政动迁,小帽店消失了。在这里买过一顶蓝色呢毡帽,有次在天马山登高望远,一阵寒风刮跑了这顶帽子,待下山来头部明显发痛,第二天加剧,真是“寒为万病之源,风为百病之长”。此后我把冬帽都加根带子,防止再出糗。2013年,参加上海天文台组织的加拿大黄石镇北极光之旅,10月的午夜,湖畔零下20℃,头上结了冰花,但是我戴的“凯乐石”户外冬帽很严实,没有引发头痛。

因为爱旅游,帽子头巾也成了旅游必购的纪念品。2016年,南极大陆游的“海恩典号”破冰

船上有“霸伏”(BUFF)的定制款:南极独有的帝王企鹅图案,标价30美元。返回时在火地岛世界尽头的邮局(就一个人)打卡,那个叫卡洛斯的掌柜笑眯眯地看着我的企鹅头巾,一边利落地在我的世界地图册、当场购买的明信片上敲章,老先生一定知道我们逛过南极冰洋啦。

北极斯瓦尔巴岛销售的一款蓝色牙白的针织帽,印有地球北极图案和一行灰色字母: NEXT TO THE NORTH POLE (再来北极),也是我的真爱。

经常扎头巾,让我手势比较熟。有一次随团去伊朗,按当地要求,女性游客要围上头巾。男团友们在一边打量我们的装束,最后夸我扎的头巾最像当地

## 巾帽暖身伴美游

许德华

## 时尚

## 曲园春色

周龙兴

马医科巷子里的玉兰花落了,我又想起了曲园。俞樾故居,即曲园,现在尚以某某故居命名的园林都比较年轻,也多数是小众园林。去曲园的路上可能会路过同样年轻的怡园、听枫园和鹤园等。园主都是文人,就这样彼此成了邻居,雅集、琴会、酬唱是我们可以想见的赏心乐事。余音袅袅,仿佛还未完全消散。

典型的是曲园和怡园。怡园博采众长,学习了沧浪亭的复廊、环秀山庄的假山、网师园的水池、狮子林的洞壑、拙政园的旱船,有种种跃跃欲试之感;曲园是令人羡慕的诗书传家、四世同堂,俞樾本身是朴学大师,其孙俞陛云为近代学者、诗人,曾孙俞平伯为著名红学家。这是苏州两座不同风格的晚清园林,一座趋于热闹,一座归于宁静,怡园在繁忙的人民路干将路交叉口,紧连观前商圈,曲园选在了幽僻的马医科巷43号。这样一座深巷里的园林,春色如何呢?

曲园春天的故事从道光三十年(1860年)说起,是年俞樾参加礼部复试,试题《淡烟疏雨落花天》。这样的试题对于身处帝国暮年的仕子来说,落寞伤春的情绪在所难免,俞樾却凭借“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开篇的答卷被擢为第一。咏落花但无衰飒之意,更从中间看到了春天的延续,后人记述主考官曾国藩看到后的反应多用“激赏”一词,那是力求革新的晚清中兴名臣对这一句诗所传达出的积极思想的赞赏与肯定。曾国藩与俞樾也由此结下师生情谊。

花落春仍在,在四季流转的自然时光中,更在个人心性中的那份豁达。俞樾礼部复试当年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可毕竟书生气息太重,为官只做了一任河南学政便遭弹劾而削职归田。俞樾来自浙江德清,当时太平军正进军浙江,为避兵祸而移居苏州,遂把属于他的那个春天化成了曲园里的主室春在堂。

春在堂有老师曾国藩题写的“春在堂”匾额及其门生吴大澂篆书书写的《春在堂记故事》。俞樾白云“虽名山坛坵,万不敢望,而穷愁笔墨,倘若有一字流传,或亦可言‘春在乎’”自此俞樾潜心学术四十余载,终成一代朴学大师。

春在堂后有认春轩,是曲园花园部分的起点,轩名取自白居易诗“认得春风先到处,西园南面水东头”。曲园五进院落,花园在西北部,从认春轩开始,曲水亭、回峰阁,直达斋直角转弯过去到良官,整体形若一把曲尺。曲水亭是一座半亭,倚着一池涵碧,为花园的主体,轩榭山石草木次第铺陈。时维三月,淡烟疏雨,草木清明,曲尽藏春。

年轻意味着朝气蓬勃、无限可能,年轻可能也意味着一种错过,一种与辉煌时代的擦肩。营建曲园和怡园的晚清,造园的高峰时期已过。如果把造园的大致历程比作春天,到俞樾的曲园也已是落花时节。不过花落春仍在,它在每一个来过苏州、走进园林的人心里。

花落春在,曲尽藏春。我来到马医科巷43号时,因为疫情,曲园闭园了。抬头看到门口的那棵玉兰树,玉秀杯盏渐次凋落,新绿初吐。我带着这一抹春色,踏上了回去的路。